

清人注疏十三經

附經義述聞

二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清人注疏十三經

附經義述聞 二

中華書局影印

周禮正義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清光緒

乙巳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目 錄

第一冊

周易述〔清〕惠棟撰

附江李二氏周易述補

尚書今古文注疏〔清〕孫星衍撰

毛詩傳箋通釋〔清〕馬瑞辰撰

第二冊

周禮正義〔清〕孫詒讓撰

第三冊

儀禮正義〔清〕胡培聲撰

禮記訓纂〔清〕朱彬撰

第四冊

春秋左傳詁〔清〕洪亮吉撰

公羊義疏〔清〕陳立撰

穀梁補注〔清〕鍾文烝撰

第五冊

論語正義〔清〕劉寶楠撰

孟子正義〔清〕焦循撰

孝經鄭注疏〔清〕皮錫瑞撰

爾雅義疏〔清〕郝懿行撰

經義述聞〔清〕王引之撰

粵昔周公繼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維愛迷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案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湮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約略可攷如虞書義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與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合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閔章傳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漢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略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蠶帛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鑒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貽定而手加之哉其闕意眇指通關常變惟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嬾御闈闈之昵咸隸於治官官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重大故無不由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擇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士訓來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間若會四枝百蠲而達於凶無或離闕而弗覺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及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率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郡縣置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千百倍從於是無慮大

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倍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太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太史藏其副貳成康既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襲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漸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閒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閒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屢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攢靡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遺經不經之書或謂莽故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抵牾索病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妄說附託者之爲經果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軾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墓而卒以踏其詐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秒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而傳之者遂以爲此經詭病卽一二闕攢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鼓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歲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虧而方趾橫目而直聾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晝井而居乘車而戰裂

壤而封連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悉還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散拊搏無嘗於饗餼之均血腥全烝無嘗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閱意眇眇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融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實字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即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與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既長略覲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擇衆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 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用與補賈疏之遺闕舛舛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 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彙括經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語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愿也繼復更張義例刪繁補闕廿年以來羣舛屢易最後遂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儒所論多闕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秉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筆詁所能鉤稽而揚權也故略

引其端而不敢馳驟其說觀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倏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瞻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職則治生之計賡險而誦餽千紀者衆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絕潢斷港而斬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攷證之淵極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既寫定輒略舉其可劃今而振敝一二聲舉大者用示鑒揭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變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閱意眇眇理董而講貫之別爲專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護先導則私心所企望而且莫過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敘

[illegible][illegible]

人

[illegible]

史記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故也司馬遷府四史云上官掌天府四
人史一人春官掌太史一人司庫府四史一人警衛府四史一人史與卿
二史一人史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曰唯天府四史賈曰下五議唐經
掌若如今本掌太史等官府四史一人府一史一史一史一史一史一史
如胥十有二徒百有二十人徒百有二十人徒百有二十人徒百有二十
徒百有二十省載文定部云徒百有二十徒百有二十徒百有二十徒
為名唐開元刻石并全經大經並同今本徒百有二十徒百有二十徒
官大夫使司庫府四史一人春官掌太史一人司庫府四史一人史與卿
以胥使太史府史非官長所辟除并殿卿為之此作修之禁變也此後
卿大夫云云中有自一尺以上事也王制曰六尺以尺以尺以尺以尺以
所謂司庫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
人來給役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
曰徒掌庫役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者之
也卿制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
代耕則府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
即樂食故府史不中人之士燕饗大射饋通雖有無食人而無祿王制
也謂未得正史所謂樂人者在官者也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
得為士以其為受役之者也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食人史
僂武年二十三歲為正一歲而以為衛倫一歲為衛倫一歲為衛倫一歲
乃得食為庶民漢書與傳云諸衛倫一歲而為衛倫一歲而為衛倫一歲
更上之制無可取耳來給給役者乃漢倫一歲而為衛倫一歲而為衛倫
故讀其主謂變為云說文各本謂知也也易其本字曰讀為倫倫倫倫
謂象之有才者也其可以據以正此矣小雅君之樂為衛倫一歲而為
一徒也其謂周官之內膳者多謂各人謂小雅君之樂為衛倫一歲而為
博者其有之也如也易讀不讀故諸說大謂小雅君之樂為衛倫一歲而
大恩恩之周禮大頡頏子妹以順正云頡頏子妹以順正云頡頏子妹以
有才智之周禮大頡頏子妹以順正云頡頏子妹以順正云頡頏子妹以
官行事不得皆從其長也詁議案以府史為之類官行事不得皆從其
天官者之也其四者之也其四者之也其四者之也其四者之也其四者
無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要官長時胥或民共其役夫

宮正上士一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釋文云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當是古本如此千氏於各職前列之

[illegible]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也。伯長注云伯長也者爾雅釋古文事官敘宮主司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膳之長也。鄭司農以詩說之日仲允膳夫。食官。二

下至亭人五官並掌膳食之官王之服御以膳食爲重故女宮衛諸
官之後膳夫無禮謂之膳宰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

[illegible][illegible]

內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僕和之膳內僕有醫人寺人十人執事之官也

樂所主 **樂**內奏者本職亦稱樂人盡通官長及徒屬言之左翼二十

大夫檀云雍人因傳入陳子鼎南更之以爲官一府一人史四人若六十

人之屬樂人者則案樂人即樂人族人也此官府史之屬少半領食

禮有樂人雍正朝者蓋大夫家臣亦有主樂之官雍正朝長半領食

其府也注云樂則卑朝和之制者據本樂說文之說食部云樂職食

也樂即樂之絳樂字數食父有朝卑朝和故謂之樂字亦當作樂

變作雍國語周謂云此雖者嘗焉章注云雍卑朝之信也賈疏云樂

和也賈疏云曰樂職食猶調和和號曰樂章注云雍卑朝亦通云云賈疏云

內者賈疏云以章字及反也此字及定章顯者是定內之事案內樂官

寺所在鄭賈無說於少年宮內路門外食府樂並指樂也

則此官所屬疑亦當在王宮內路門外食府樂也

外養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注云外臺所主在外者賈疏云案其職云臺外祭祀及邦國卿子胥
若劉宗皆是在外之事故云所掌在外也案外臺官寺所在鄭賈又
無說及此官掌外祭祀兼有社稷大社在治朝之右則此官疑亦當
在應門內外其有專處四郊丘井王社明堂大學等則各隨其地而
掌事

享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主爲外者
 外內饗裘肉者內饗注云享裘也據本職云職外內饗之饗享
 以家人雖外內事終而享裘之事則同故設數官不分內外也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外甸甸師猶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長也甸師主典

里什官新蔡後者以下至縣之事故注此里什官本賤人卒人等或事
之長新蔡後者以下至縣之事故注此里什官本賤人卒人等或事

釋地記云外謂之牧陸離之云李本牧作田案田句字通素問六節
藏義論王冰引經兼本彼文賈疏云案載師云任近郊遠郊之地
正作牧師字與李本牧作田案田句字通素問六節
爲也給薪蒸以俟亨鉉故在此文官也諸諸案句師主田野之物
焉又給薪蒸以俟亨鉉故在此文官也諸諸案句師主田野之物

非取郊外距國二百里之甸地以爲名也大夫稱甸及燕燕大集饋公
食大夫禮士妻禮王有司主田野者皮甸人甸甸師之屬鄭以主田
士妻注云甸人有司主田野者皮甸人甸甸師之屬鄭以主田
野釋之則不爲郊外之地可也左傳使甸人獻麥杜注云甸人主爲
野田者猶田卽公家田也省文亦稱甸穀梁解十四年傳甸菓而內
三宮池南注云甸甸知掌田之官也並與士妻注詳略同又少儀

臣臣爲君若野實目於君則一妻田在戶野之說爲正此別後郊
官主藉田及其野物自當以土妻田在戶野之說爲正此別後郊
外爲甸爲說屈彼不合蓋偶有不照賈疏曲申其說及謂天子藉田
在南方面地官籍甸無制大謬之甚者也攷宗統云天子親耕於
南郊以共濟盛禮耕係東郊水洫云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
氏掌之天子太陽城南門諸侯少陽城東也據孔安國注春秋左傳
氏掌之天子太陽城南門諸侯少陽城東也據孔安國注春秋左傳

在南方之故國。感其忠詩云。引孔見國語注云。官王
子耕籍田。仲怒民困。爲或所伐。戰於近郊。升旆在
近郊。鄭云。要其在郊則向賈氏本義疏。亦從衆說。在
南方何地向以儻合郊外曰甸之義而忘其與宗統之
義顯指

連鄭云亦疏乎。謂行居該籍籍之陳雲士歟。典官王
子耕籍田。仲怒民困。爲或所伐。戰於近郊。升旆在
近郊。鄭云。要其在郊則向賈氏本義疏。亦從衆說。在
南方何地向以儻合郊外曰甸之義而忘其與宗統之
義顯指

籍田之地必當治不遠故崇朝往反可以諱事耳晁謂在近郊接之
事實實尤愜者在遠郊則于朝夕必在百里地之事使勞費又無
里之爲古者言日五十里以竟日而後至其地之事使勞費又無
取必不然矣至曰虎視耕桑鷄鳴三耕近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
起故言于門曰天子耕東郊而三反之公羊柁十四年傳何農事
于親耕東郊曰誠諱侯自誠此又謂天子諸侯親耕同在東郊

亦誤又案鄉遂不制井田四郊制同故籍田千畝卽十夫之田遂人云十夫有溝是也與井田一井九百畝異此亦足證郊田爲溝洫法

